



无棣古城张映斗一门俩“帝师”女婿

张海鹰



张映斗像

自秦汉以来,无棣这座千年古城留下的文化遗迹近百处,这其中就有一处建于清代的“光禄第”,它的主人即为无棣“科举联第”第一家的海丰张氏第十二世张映斗。

“光禄第”,即为“光禄大夫”的府第。“光禄大夫”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官职,在汉武帝时期就设此官名,到了清代为正品官衔。在等级十分森严的封建社会,由于官职的品级不同,就连衣服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不许僭越,更何况所住的房子呢?

张映斗(1749-1823),字曦亭,号南一,清乾隆举人,德才兼备,历河南叶县、福建闽县、南屏知县,特用知州借补福建泉州府马家港通判,诰授“奉直大夫”。张映斗官至从五品的通判,他怎么会连越数级建造一品大员级别的府第呢?原来,张映斗因其胞弟张映汉官诰封“光禄大夫”。其实,张映斗之所以理所当然住在“光禄第”里,原因有两个:他有一个“帝师”女婿张映田,他还有一个“帝师”孙女女婿李鸿藻。张映田与李鸿藻均为一品大员,且为嫡亲姑侄翁婿。

张映斗之女婿,咸丰帝师、太师大学士、文正公杜受田

张映斗有4个女儿,小女儿才貌双全,温婉贤惠,嫁给了滨州杜氏第十五世杜受田。

滨州杜氏始祖杜雄飞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枣强移民滨州市内北街,其后人在明清两代共有进士12人,举人18人,秀才327人,为官者有188人,素有“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被誉为“滨州第一家族”。

杜受田(1787-1852),字锡之,号芝农。其父杜堉,乾隆御赐举人,嘉庆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卒赠太傅,谥文端。杜堉与其独子杜受田,



李鸿藻像

孙杜翰、杜翻,曾孙杜庭琛祖孙四代5人皆为进士,皆入翰林院,俗称其为“父子五翰林”。

嘉庆八年(1803年),17岁的杜受田高中滨州童试第一名秀才。第二年参加府试,又以第一名享受衙门廪膳补贴。嘉庆十年(1805年),杜受田由京城返回滨州与张映斗的小女儿张氏(诰封“一品夫人”)结婚。

杜受田24岁中举人,为照顾父母的身体,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37岁时才参加会试,高中第一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第五名,选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外放山西学政。

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帝特旨召杜受田还京,入值上书房,教授四皇子奕訢读书。后,历任工部左侍郎、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奕訢登基,是为咸丰帝,赏加杜受田太子太傅衔兼署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再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咸丰二年(1852年),杜受田因督办山东、江南赈务,病逝于江苏淮安清江浦漕运总督府,终年66岁。

咸丰帝闻讯后,当堂放声大哭:“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承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谗论闻,詎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嗚呼,卿之不幸朕之不幸也!”

嘉庆十一年(1806年),张氏为杜受田生一子,取名杜翰。嘉庆十三年(1808年),张氏为杜受田再添一子,取名杜翻。嘉庆十九年(1814年),张氏为杜受田生下一女(嫁给了李鸿藻),育有一子一女。

杜翰、杜翻哥俩于道光六年(1826年)同一年内结婚。当年正月,杜翰与其母的堂侄女张氏(张映斗四

弟张映蛟的孙女,杜堉大哥杜坊的外孙女)结婚。或因近亲结婚的关系,杜翰与张氏一生没有生育子女。同年八月,杜翻与乐陵“明清五大家族”之一的嘉庆翰林、兵部左侍郎史谱之女结婚,有四子(庭琛、庭珪、庭璠、庭璞)一女(嫁张映斗堂兄弟张映衡的曾孙张守岱),长子杜庭琛,赐举人,再赐进士,咸丰十年(1860年)殿试名列二甲,入翰林院,授编修,官阶为正品萌生,他的夫人是其祖母的娘家,即伯父杜翰夫人张氏的亲侄女、张映斗四弟张映蛟的曾孙女。杜庭琛兄弟四人均无子嗣,从旁支中过继了一子叫杜崧年,杜崧年生有一子,未及结婚即逝,从此杜受田一支绝。

“太师大学士”和“文正”谥号是封建时代对臣子的最高评价,清嘉庆帝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学士”者仅杜受田一人而已。清朝近三百年谥“文正”者仅有8人,除杜受田外,还有一个就张映斗的孙女女婿李鸿藻。

张映斗之孙女婿,同治帝师、太子太傅、文正公李鸿藻

张映斗有4个儿子,其三子张藻仅有一个女儿,嫁给了高阳李氏第十六世李鸿藻。

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一字兰孙(谥),别号砚斋,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以“清流首领”名重京师,因其为同治帝的师傅,故有“高阳相国”之称。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其先世李平福于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迁直隶高阳。明、清两朝,高阳李氏有12人中进士,16人为

举人,中极殿大学士李国普、保和殿大学士李蔚、浙闽总督李殿图过世后,分别谥号“文敏”“文勤”“文肃”,荣耀朝野。

道光十六年(1836年),17岁的李鸿藻即中秀才。道光十九年(1839年),还在国子监读书的20岁的李鸿藻和17岁的海丰张氏(诰封“一品夫人”)成亲,此张氏即张映斗三子张藻的独生女儿,也就是杜受田夫人张氏的亲侄女。如此一来,李鸿藻应称杜受田为姑父。

张氏知书达礼,与李鸿藻恩爱有加。新婚不久,李鸿藻陪伴新娘“回门”。两人婚后一年余,年仅45岁的张藻病故,李鸿藻第二次陪伴夫人张氏回到无棣祭吊、送丧。

咸丰二年(1852年),李鸿藻中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再授翰林院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任命自己的老师杜受田的长子杜翰为“顾命八大臣”之一,辅弼大阿哥载淳(同治帝),并选中杜受田岳父张映斗的孙女女婿李鸿藻为载淳的师傅,教授汉文。

同治帝从6岁登基到18岁亲政期间,李鸿藻一直是他的师傅,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敬重,累迁内阁学士、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病重,李鸿藻代批汉文奏章。同年十二月,同治帝驾崩,李鸿藻上折自劾,“辅导无状,罢弘德殿行走”,慈禧太后知其忠,命专理丧。光绪年间,李鸿藻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户、礼、吏部尚书及军机大臣,官职日益显赫。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8岁的李鸿藻病重,光绪帝赏药饵,命御医诊视,终不愈,痛切哀悼,颁发上谕:“守正不阿,忠清亮直。”赐祭葬,加恩予谥“文正”,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

李鸿藻原配张氏先李鸿藻28年即同治八年(1869年)过世,李鸿藻与张氏生养有一子李兆瀛,早卒。李鸿藻与侧室杨氏生养两子,李焜瀛(字符曾),我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开拓者之一;李煜瀛(字石曾),“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我国勤工俭学运动的最早倡导者。李鸿藻有四个孙子,长孙、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李宗侗过继给李兆瀛。

张氏与李鸿藻侧室杨氏情同姐妹,对杨氏所出的李焜瀛、李煜瀛哥俩如同己出。李焜瀛、李煜瀛对张氏亦如生母对待,幼时多次陪张氏回无棣探亲。李焜瀛任邮传部左侍郎时,曾陪张氏专程从北京到无棣为外祖母、张氏母亲姚氏庆祝七十寿诞。后来,姚氏以七十八岁病故时,李焜瀛和李煜瀛伴随张氏再次回到无棣,哭拜、祭奠、守灵。再后来,张氏亲哥哥张衍藻病故,李煜瀛从北京赶到无棣奔丧。

搜书志

羊城访书(上):

中大探访“小古堂”

钱杰



对于一年能让夏天占去9个月的广州来说,5月下旬方兴未艾的燥热是意料之内的事。当然,这阻挡不了一个远道而来的搜书爱好者比室外华氏温度还要高的探访热情。

一天傍晚,结束了紧张的培训课程之后,我从珠江岸边中山大学(南校区)北门内的林护堂人,沿着浓荫匝地的逸仙路,穿过建于90多年前的马应彪招待所(岭南学院),荣光堂、惺惺和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又迤迤徘徊于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门窗深邃显得见多识广、根基上绿苔斑驳的马丁堂、格兰堂、高士屋这些老古董之间,然后终于让英东体育场上大学生们“咚咚”的踢球声把凝重的思古幽情一块块敲碎,重返人间,降临到东门口喧嚣的红尘闹市。

“小古堂”旧书店位于海珠区新港西路中山大学东门对过的一处沿街店铺二层,被毫无逻辑地夹在一家五金交电商店和一家专业减肥机构中间。逼仄的楼梯素雅而简洁,闹中取静,努力地撑着一间书店该有的清雅和体面。

二楼还算轩敞。满屋子的字画、碑帖、杂志、小人书,乍看好像随意地悬挂摆放,但其实并不凌乱,那是有意营造出来的让读书人感到愉悦的慢生活氛围。这显示出书店老板的善解人意和打理能力。一架架满满当当的书橱围成几个仅容一人回旋的“凹”字型空间,您尽可以在此间遨游书海,曼舞情思。

一番周游浏览后,塞在几个“凹”字书架里的大路货忽然间成了我的挑剔。管理员大姐只好应了我的请求,引我见到书店老板

李金亮先生。李先生三十来岁,黑框眼镜,学人气质,彬彬有礼。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南越王博物馆工作过。一开始,他是跟朋友合伙做网上书店,2008年自己在学校门口开了这个实体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生意也依然不错,“小古堂”的名气在当地和网上越来越大。

“在广州,像小古堂这样的书店多吗?”我问。“实体店还真不多,也就两三家吧。”

广州有11个市辖区,近1500万人,怎能不说“小古堂”这样的旧书店已经成为一种应该列入保护的濒危珍稀业态?

简短交流并加了微信后,看到几篇我在“滨州网”发表的“搜书志”文章,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微微一笑,带我进入书店一间单独隔开的似乎不常对外的小房间。这里四壁林立的书架加了玻璃,看来是他藏宝的石室金匮。

“这种书,一年也卖不了几本”,他一边拉开一个书橱费力地往外抱书,一边说,“这就是书店的一个品位。”说得倒也实在。

二十本清末至民国三十四年代的旧书摊在书桌上,每本都用塑料袋小心地封着,袋子上标明编号。有鲁迅、郁达夫的文集早期版本,也有岭南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文人的集子。古雅的书香溢满斗室。

“看我拿起一本封面装帧考究的凌叔华著《小哥儿俩》,随口解释说:“这是我在香港拍来的,黄俊东的藏品。”

李山先生和我的“蟋蟀情缘”

徐沛琦

2019年3月29日下午去开会路上,意外听到李山先生辞世的噩耗,会后又从几位朋友那里得到确认。下班刚进家门,手机响了,是李树山老师打来的,亲口告诉我这个事实,并且说,打这个电话,也是兄长生前特意嘱咐的,对多年来关心他的亲朋好友表示感谢……闻听此言,忍了一下午的泪水夺眶而出。

第一次见到李山先生,是2002年8月,报社派我去李树山老师家采访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李山先生。李山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书画家,他创作的阿凡提形象家喻户晓,我们这一代从小看着画册长大。采访如此重量级大师,不免有些紧张,及见面,却被他爽朗的笑声所感染,事先设想的“问答题”消解在谈笑风生中。

让我惊讶的是,作为画家的李山先生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不但唐诗宋词顺口拈来,《古文观止》里的长赋传记也都背诵如流,让我这“中文系”自愧弗如。

当时他提出的“书法旋律论”广受国内书法界关注,为了向我这“书法小白”解释什么是“书法旋律”,他朗声背诵起《琵琶行》那段描写旋律之美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唯见江心秋月白。”十六句诗一气呵成,我至今还记得他一边背诵一边像乐队指挥那样打着节拍,轻晃着头,一脸陶醉的样子……

采访过程中,他不经意说出的一件小事,引起我的强烈关注:他说几年前回国在青岛海边看到卖纪念品小摊摆有仿制花生壳,打开里面是



一只蟋蟀振翅低鸣,很是喜欢,买下来带回美国放在书桌上,想家了就打开一听蟋蟀鸣……

这不正是《就是那一只蟋蟀》这首诗所描述的情景吗?我曾经作为高中语文老师无数次在课堂上对这首诗古今蟋蟀象征意义的诗进行赏析,完全能够理解那只蟋蟀对李山先生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只是很平淡地说出,但我能想像到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小小的蟋蟀承载了怎样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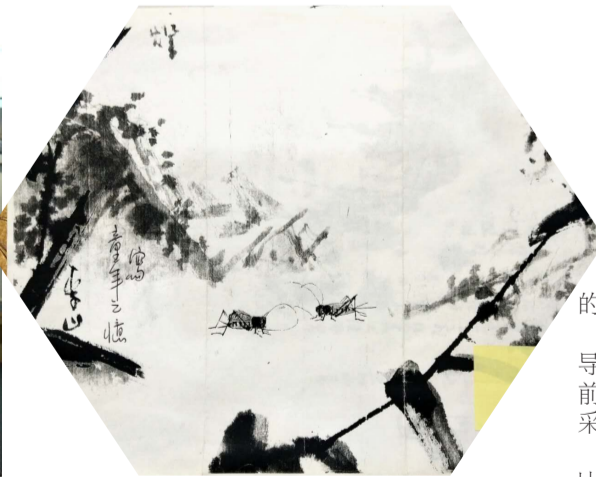
于是在完成采访报道后,我仿照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为李山先生写了一首诗《那一只蟋蟀——致李山先生》:

那一只蟋蟀 一跳跳进您的画里 任江南草长莺飞 任塞北朔风寒雪 任少小离家老大回 独在异乡为异客

任无情的岁月 偷偷流去许许多多…… 任您听蟋蟀鸣……

那一只蟋蟀 是《幽风·七月》里的蟋蟀 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蟋蟀 从远古的深山荒野 跳到高楼大厦的现代 台湾诗人余光中吟诵过 大陆诗人流沙河吟诵过 如今 又在大洋彼岸你的书房里 为你歌唱……

那一只蟋蟀 唱着童年的欣喜 唱着中年的蹉跎 唱着故园飞黄叶 唱着野塘飘残荷 唱着情人起相思 唱着海上生明月 每个游子心底



都流淌着它的恋歌……

哦,蟋蟀 永远不变的 是那熟悉的乡音; 永不停息的 是它深情的诉说……

李山先生临行前把这首诗写成书法作品送给我,我精心装裱起来,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

2004年,我收到李树山老师转交我的一封信,是李山先生写来的,在我那首《那一只蟋蟀》基础上,改写了一首《蟋蟀的歌》。信中诚挚地说:“我无力组织文韵,我所写,读来拗口,只为提供一些心境的细节,如有可用之处,供您摘取补充入原诗;如无可用,不要勉强,参考而已。”于是,这首诗经李山先生补充修改,结尾部分如下:

…… 吟哦中

有您少年时的痴情迷惘 有您中年的风波蹉跎 有天山下的梦中残月 有长岛上的相思明月 有故土万里的袅袅炊烟 有家乡村塘的疏柳摇曳 在砚池旁 在画案边 带着北国的乡音低吟 流过您的心底 回旋在您的书画创作 任一年年春风秋冷 花开叶落 总是那悠悠的吟哦 深情的诉说 深情的诉说 悠悠的吟哦……

后来,他又将这首诗以书配画的形式写成六尺长幅,寄给我。

2006年12月的一天,宣传部领导告诉我,李山先生回无棣了,现在前往档案馆路上,让我随她一起去采访。我得以再次见到李山先生。

扎着白色羊绒围巾的李山先生比四年前更精神了。在李山美术馆,看到他捐赠的书画作品和纪念品被精心珍藏陈列,欣慰地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当时的创作情况,并表示回去后再创作一批作品丰富馆藏。

第二天,新华社山东分社摄影部主任吴增祥本要为李山先生专访,不料天气突变原定去海边拍摄未能实现,我却因此有机会再次与李山先生长谈。

李山先生1926年生于青岛,12岁那年回故乡无棣居住。说起在无棣生活的一幕幕,他随手拿起一支笔在本子上画起来:丝瓜架下,一张小桌子,桌上几盏茶碗,地上几个小马扎,孩子们在一旁逗蟋蟀……匆匆数笔,跃然纸上。

回到他,创作一幅画是怎样一个过程,李山先生告诉我,他现在正在为纽约的《华人周刊》设计猪年新年第一期封面,已画好草稿,上色后即可定稿。

说着他拿出一张素描图:一个胖乎乎穿礼服戴眼镜的“猪先生”手捧鲜花,腋下夹着一摞稿纸,身边是一个背着书包的猪宝宝。尽管只是没有任何色彩的线条勾勒,那憨厚可爱的神情已呼之欲出。特别是“猪先生”的眼神儿,越过镜框斜看着你,透着老顽童的狡黠俏皮。这幅名为《丁亥大吉》的小小白描,让我见识了大画家的真功夫,由衷赞叹。想不到李山先生把这张草图送给了我,2007年初又寄给我两张不同版本着色的《丁亥大吉》。不久,又寄给我一幅名为《童年之忆》的小画,画面寥寥疏疏,两只蟋蟀触须相对,似乎在相互问候……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山先生的信息渐渐少了,我时常想起那只蟋蟀,一定还在他案头陪伴着他,用熟悉的乡音为他吟哦吧?进入耄耋之年,传来他生病的消息……我默默为他祈祷,仁者高寿,李山先生一定会战胜病魔的!

2015至2016年,无棣县文化中心新建的李山美术馆,听说李山先生决定再次捐赠书画精品。2017年5月18日,李山美术馆捐赠书画精品交接仪式在县文化中心隆重举行,载着李山先生美好心愿的76幅书画精品,从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运送到家乡,珍藏在新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看到李山先生的身影!想不到,这成为永久的遗憾。

我常常想,我有何德何能,竟然得到李山先生如此厚爱?无非是因为我作为家乡媒体记者,代表的是家乡民众,我对李山先生的尊重和理解决,也代表了家乡人民的态度;而他对我热情的回馈,正是他赤子情怀的真诚流露。

一颗赤子心,满怀桑梓情。李山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家乡的爱,将永远温暖着这方热土……就像那只蟋蟀,依然在吟哦,永不停歇…… (作者单位:无棣大众报社)